

# 割草记

■白世国

我们这代人少年时没上过兴趣班,更不知手机、电脑、游戏机为何物,但同样拥有许多快乐。单是下注割草,就趣味无边。

放学后,几个伙伴背着筐子,拿着饼子或窝头陆续来到我家集合。我家是开酱醋坊的,不待他们说,我就跑进



屋从酱缸里挖一铲子飘着豆香的黄酱,给大家抹于粮上。再舀半舀子温热的高粱醋,大家你一口,我一口地抢着喝,酸得直咂摸嘴。贫寒年代,喝醋也成了是一种享受。

饭足醋饱,大家嬉闹着游荡在田野里。想割草就割草,想玩耍就玩耍,无拘无束。田野虽然广袤,并非好草遍地是,要善于发现。大家分散开来,找草好草多的地儿,谁找到就招呼一声。

进庄稼地割草要小心翼翼,不能踩了或者割了庄稼。父母早就教育过,我们也深知土里刨食的辛苦与不易。我们喜欢割谷莠子、打碗花,割起来省劲,关键是山羊爱吃。谷莠子又叫狗尾草。我们把谷莠子的小毛穗拔下来,攒一大把编小狗。技术好的,编出小狗活灵活现。技术差的编出来要么耷头耷脑,要么东倒西歪,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
如果运气足够好,遇到豆田里的菟丝子是最好的。菟丝子是一种寄生植物,蔓延很快,它没有叶,嫩黄色的细茎紧紧缠绕在豆秧上,吸取营养致使豆子绝产。农人对菟丝子深恶

痛绝,人人皆可见而除之。我们把菟丝子连同豆秧连根拔起来,既为民除害,又丰富自己的草筐,可谓两全其美。

割草累了,口渴了。如果在附近没找到水井,就嚼嚼酸酸的叶子。嚼酸酸是野生的草本植物,随处可见,叶子外形跟桃叶相似,茎秆一尺多高,呈暗红色。揪片叶子放嘴里嚼几口,酸得腮帮子直冒酸水,赶紧吐掉。远望望梅止渴来得实际。如果是秋季,我们就找甜柄梢。甜柄比正常的玉米秸矮,但很粗壮,因为变异不结籽粒。啃起来满嘴甜汁,不逊于甘蔗。

经常割草,会有意外收获。在草丛中曾发现一棵甜瓜秧,结了拳头大小的甜瓜,瓜秧弯弯曲曲,开着嫩黄色的小花。我们把甜瓜分着吃掉,香甜的滋味在唇齿间流连。我们没割瓜秧周围的杂草,以掩护青涩的小瓜。一段日子过后,我们心急火燎再次来到,却发现莫说甜瓜,连瓜秧都被人拔走了,便怅然若失。我们也曾遇到过鹌鹑窝,老师教育过要爱护鸟类,我们只是好奇地看看鹌鹑蛋,并不多逗留。

少年时亲近自然,热爱劳动,拥有一段割草的趣味经历,如今弥足珍贵。

## 生活手记

# 桃花一笑春满园

■潘洪根

又是一段春暖花开的美丽时光,烂漫的桃花笑得比谁都灿烂,清雅秀丽的容姿让人心醉。

一缕清香飘至鼻端,我用力去嗅,淡淡的。好奇的我走近桃树,却闻不出花香来了。也许这种似有似无的淡淡的香气,正是桃花的迷人之处。

我家楼前有一块空地,常年荒着。那年,我从外地带回来一棵桃树,就随手植到了空地上。没想到,第二年居然开花了,到了五月,桃树结了桃子,不大,没有水蜜桃那样的大个头。遗憾之余,我不禁念叨: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。”

可是,转念一想,不曾听说桃树有这样的习性,不禁暗笑自己的愚钝。桃树种在我家楼的北面,是阴面,阳光少,温暖也远不及南面,日照时间短,这样细细想来,可不就是长不大的原因了吗?

有一年冬天,我从鱼摊上要来好多鱼肚货,埋在桃树根部的泥土里。等到来年的春天,桃树上忽如一夜桃之夭夭,粉嘟嘟的,红扑扑的,满树的花朵,煞是可爱。那年夏天结了好多又大又圆的桃子,个个都长得那么漂亮,格外喜人。每天当我早起去看时,准会发现树上的桃子又少了几个,我无奈地笑笑,肯定是谁家调皮的孩子摘了去。

一转眼,桃树已在我家楼前落户五年了。每年到了三月中旬,便会悄悄地冒出绿叶来。绿叶还没有长开,小花苞就露了出来,好像与叶子争着生长似的。到了四月蓓蕾就争相吐妍,满树的花朵,秀色可爱,引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驻足欣赏一番。花瓣嫣然粉红,非常迷人,像个甜美的幸福的小新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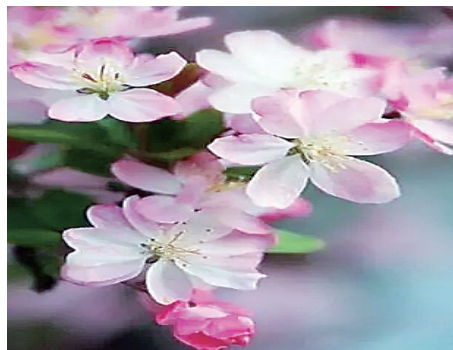
桃花的花瓣大多是五瓣的,也有四瓣的、六瓣的。初绽时粉中带红的,像羞赧的娇艳的少女。不多日,等到花瓣褪了深深的红晕,淡淡的花瓣上白里透着一丝粉色来,像至纯至洁的清丽的姑娘。又过了几日,花瓣又像染成了一片片白雪似的云朵似的,宛若天真烂漫的冰雪女孩,又似童话里光彩照人的白雪公主,美好而灿烂,闪着迷人的光芒。

深蓝的天空下,微风拂来,春意荡漾,阳光明媚。赏花心切,暗想若时光不再流动,就此停留下来,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啊。

有一天,下过一阵细雨,还好不大碍事,那些粉红的花还完好地挂在树上,像出嫁的新娘,甜美地幸福地微笑。立在桃花树前,就会忘了尘世的一切俗事和烦恼。

我喜欢袁枚写桃花的诗《题桃树》:“二月春归风雨天,碧桃花下感流年。残红尚有千三树,不及初开一朵鲜。”

桃花一笑,百花盛开。春风轻轻吹来,不论走到哪里都是春天的绿色、春天的花香。



## 花开诗旅

# 运河的春天

■张金胜

北归雁牵走寒意  
嫩绿推醒河水 在两岸窥探

大运河水畅快起来  
碧痕让岸边灵动 指认着鲜活爱恋

蓝天白云与河水交融  
微漾出一波又一波的盎然

怦然竞开的多色应季花  
把大运河乔装打扮

掬一捧运河水敷在脸上  
清明湿润开封存的心弦

运河贯通上千年  
上千个不同春天的故事  
赓续成今天运河不息的水 秀美的岸  
还有狮城人生活的昂扬 祥和 浪漫

我沉醉在  
苏醒的运河的春天  
一路踏行 思绪万千

## 追春

■许文静

春,来得无声无息,好像一夜之间,铺天盖地,便换了人间。春,走得也匆匆,早上绽放在枝头的繁花似锦,傍晚就化作翩翩飞舞的蝶儿,离去。追春的脚步,也要匆匆抵达,转眼,就是“肃肃花絮晚,菲菲红素轻”。

来到公园,迎接自己的一排绽放的海棠,微风吹过,如雪片般纷纷散落在地,一层花瓣像漂亮的毯子装点着灰不溜秋的柏油路。平日不曾注目的路面,此刻也变得靓丽起来。进门是站在斜坡上绽放的紫叶矮樱,像穿着粉色碎花裙的少女,手挽手,肩并肩,展开自己的大裙摆翩翩起舞,记得,儿时时尚少妇们穿的碎花衫就是这个花色,艳丽中带着羞涩。

两排榆叶梅搭起的花廊,曾经是无数情侣的婚纱照拍摄地,据说前几天这里是网红打卡地,拍照的人排起长龙,就为了留一张绚丽背景的照片。可惜,我错过了,昔日的繁花已经枯萎,虽然不再活泼灵动,但是昨日的美还仿佛在枝间流淌,记录着逝去的繁华。

旁边的一朵朵酒杯样儿的黄

## 那时花开

色、橘色、紫色、红色的郁金香开得正浓,像是争相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,与空中悬吊的串串紫藤萝遥相呼应。微风掠过,相互摇晃着,彼此打着招呼,诉说着只有彼此才懂的话语,娇滴滴的,甚是可爱。

穿过花廊,是4棵玫红色的绚丽海棠,分两列而站,开得热烈而奔放,朵朵盛开,不遮不拦,花瓣都献出自己的娇美。玉兰花已经开过,或白或紫的微微打着卷儿的花瓣儿散落开来,在轻轻亲吻着翠莹莹的青草。风吹过,俏皮地轻盈跳跃一下,又落下,依偎在青草间。

抬眼处,小桥流水,春柳不停摇曳着婀娜身姿,几位打扮得胜似春日的中年大妈,在欢声笑语中摆拍着,欣赏着镜头里的彼此,仿佛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。

人们都喜欢秋的硕果累累,其实,春才是最厚道,不遮不掩,大大方方。墙角钻出的蒲公英,篱笆旁绽放的花丛,砖缝中挤出的嫩芽,树干间绽放的一芳孤影,都吐出生命的力量,毫无保留地展现春的到来。

### 【炊烟】

炊烟在钢筋水泥中散尽,在砖头瓦块中散尽,在银杏树梢上散尽,在月亮般的娇美容旁散尽,化出一地的情绪散落在生命的脉络里,生了根,长了叶,成了树。有人说,炊烟回到天堂老家了。我不信。我在建筑物间,在人群里寻找炊烟的归宿、炊烟的根。炊烟的根淹没在现代厨房灶台的炉火中,淹没在现代那挺拔的楼厦里。

——刘笑关

### 【书香】

读书不觉已春深。当下,花开正盛,春和景明,含英咀华,撷一缕书香,怡然自得。人生跌宕,既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意气风发,也有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恬静淡然,还有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豁达豪迈……

——俞翠英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杨花飘落】

春与夏之间,有一场浩大的交接仪式——杨花舞得铺天盖地,在天与地间完成一种神秘的对话。杨花落尽,春去夏回。季节的过渡,常常以这样纷纷扬扬的形式,带着热烈宣告的色彩。暮春的杨花,晚秋的落叶,初冬的飞雪……都是热闹盛大的。大自然总有许许多多隐秘的物语,散落在自然深处。

——马亚伟